晋

鄭

周書國編

遍

周書國編卷之四

晉書

皇王大紀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唐叔子燮是爲晉侯晉侯子寧族是爲武侯武侯之子服人是爲成侯成侯子福是爲厲侯厲侯子宜臼是爲靖侯靖侯卒子僖侯司徒立僖侯卒子獻侯籍立獻侯卒子穆侯費王立

史記　穆侯七年伐條生太子仇十年伐千畝有功生少子名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太子曰仇仇者讎也少子曰成師成師大號成之者也名自命也物自定也今適庶名反逆此後晉其能無亂乎○二十七年穆侯卒弟殤叔自立太子仇出奔

○殤叔三年太子仇率其徒襲殤叔而立是爲文侯

文侯十年犬戎殺周幽王文侯定天子有功平王賜文侯秬鬯弓矢分以河內附庸晉於是始大○三十五年文侯卒子昭侯伯立

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師於曲沃是爲桓叔師服

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旣弱矣其能乂乎桓叔時年五十八矣好德晉國之衆皆附焉

年潘父弑昭侯而迎曲沃桓叔桓叔欲入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晉人共立昭侯子平是爲孝侯

◎孝侯八年曲沃桓叔卒子鱓代是爲莊伯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晉都）弑孝侯翼人復立孝侯子郄是爲鄂侯

◎鄂侯二年魯隱公初立◎六年曲沃莊伯伐翼翼侯奔隨晉人共立鄂侯子光是爲哀侯

○哀侯二年曲沃莊伯卒子稱立是爲武公○九年
曲沃武公伐翼虜哀侯及欒共叔成晉人立哀侯子
小子爲君是爲小子侯

國語小子元年曲沃武公殺哀侯止欒共子曰苟無死
吾以子爲上卿辭曰成聞之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
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
生之族也故壹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報生以死
報賜以力人之道也臣敢以私利廢人之道遂死○
四年曲沃武公誘小子殺之周桓王命虢仲立哀侯
之弟緡於晉爲晉侯

二

史記晉侯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
賂獻于周釐王王命武公爲晉侯自桓叔始封曲沃
凡六十七歲而卒代晉爲諸侯
○武公即位三十七年滅晉代晉二歲卒子獻公詭
諸立
國語獻公五年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公
不聽遂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爲夫人
公飲夫人酒令司正實爵與史蘇曰飲而無肴夫驪
戎之役女曰勝而不吉故賞女以爵罰女以無肴克
國得妃其有吉孰大焉史蘇卒爵再拜稽首曰兆有

之臣不敢蔽蔽兆之紀失臣之官大罰將及不唯無咎抑君亦樂其吉而備其凶凶之無有備之何害若其有之備之爲瘳臣之不信國之福也何敢憚罰史蘇出告大夫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若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其若之何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妺喜女焉妺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周幽王伐有褒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於是乎與虢石甫比逐太子宜咎而立伯服申人繒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亡今

晉寡德而安俘女又增其寵雖當三季之王不亦可
乎○八年桓莊桓叔莊伯之族偪公患之乃使士蔿盡殺
羣公子始都絳末添國語一年公娶于賈無子烝上淫於齊
姜武公妾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
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及得驪姬生奚齊其
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東關嬖五
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
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埸無主則啓戎心
若使太子主曲沃而二公子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
而懼戎且旌君伐公說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

夷吾居屈唯二姬之子在絳驪姬旣遠太子乃生之言太子由是得罪○下段宋附國次十六年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將下軍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爲太子城曲沃士蔿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將軍)先爲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爲吳太伯不亦可乎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太子其無晉乎

○十七年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赤狄別種)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

命而已禀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適嗣不可
以帥師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里克不對而
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
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不得
立修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
左右異色佩之金玦罕夷曰尨奇無常金玦不復君有心
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疑也之曰盡敵而反敵可
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太子將戰狐突諫
曰不可國君好艾嬖臣大夫殆好內適子殆若惠於父
而遠於死其可以圖之乎況其危身於翟以起讒於

內也申生曰不可君之使我非歡（愛也）也抑欲測吾心
也不戰而反我罪滋厚我戰雖死猶有令名焉果戰
敗翟於稷桑而反狐突杜門不出穀梁九年公欲伐
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
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
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
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
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廄而置之外廄也公曰宮
之奇存焉荀息曰宮之奇之爲人也達心而懦又少
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強諫少長於君則

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乃使荀息假道於虞虞公許之宮之奇果諫不聽里克荀息帥師伐虢滅下陽二十二年公私謂驪姬曰吾欲廢太子以奚齊代之驪姬泣曰太子之立諸侯皆已知之奈何以賤妾之故廢適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殺也驪姬詳譽太子而陰謀立奚齊謀既成姬以君命命申生曰今夕君夢見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欲饗之姬從旁止之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祭

之地地墳墳起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驪姬泣曰
太子何忍也其父而欲弒代之況他人乎且君老矣
旦暮之人曾不能待而欲弒之公喟然嘆曰吾與女
未有過切是何與我之深也姬謂公曰太子所以然
者不過以妾及奚齊之故妾願子母避之他國若早
自殺毋徒使母子爲太子所魚肉也始君欲廢之妾
猶恨之至於今妾殊自失於此太子恐奔新城曲沃公
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曰子何不自辭明之太子
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
吾又不樂曰然則盍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

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突字）之言也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奈吾君何伯氏茍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乃雉經（頭搶懸死）於新城之廟驪姬遂譖二公子曰重耳夷吾與知申生之事二子聞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初公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慼憂必讎焉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慎焉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退而賦曰狐裘

蒙茸多貌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
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遂出奔翟末附穀梁復假道於虞
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
不可啓寇不可玩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
頰輔牙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乎公曰晉吾宗
也豈害我哉對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虢仲虢叔
王季之穆也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
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偪乎親
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
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冬晉滅

虢師還遂襲虞滅之執虞公荀息牽馬操璧而前公
笑曰璧則猶是也馬齒加長矣國語十三年公使賈
華伐屈夷吾欲奔翟郤芮曰後出同走重耳先在翟不免
於罪嫌同謀也且偕出偕入難聚居異情惡各求爲君不如之
梁梁近秦而幸焉穆姬在秦可以求入焉遂奔梁合國語二十
六年初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
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
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
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使死者復
生生者不愧貞也公卒里克告丕鄭曰夫驪姬之惑

蠱君而誣國人使君迷亂殺無罪以爲諸侯笑使百
姓莫不有藏惡於其心中恐如壅大川潰而不可救
禦也故將殺奚齊而立公子之在外者以定民何如
丕鄭許諾里克將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先告荀息曰
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死吾君而殺
其孤吾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里克曰子死孺子立
死不亦可乎子死孺子廢焉用死哉荀息曰吾與先
君言矣能欲行吾言又愛吾身乎雖死焉辟之十月
里克殺奚齊于次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
輔之荀息立卓子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

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
不可為也其荀息之謂乎（國語引 合校）克等既殺奚齊卓子
使梁由靡告於秦穆公曰天降禍於晉國讒言繁興
延及寡君使寡君之紹續昆裔隱悼播越未有所依
又重之以寡君之不祿喪亂並臻以君之靈鬼神降
衷罪人克伏其辜羣臣莫敢寧處將待君命君若惠
顧社稷不忘先君之好辱收其逋遷裔冑而建立之
以主其祭祀雖四鄰諸侯之聞之也其誰不儆懼於
君之威而欣喜於君之德晉國其誰非君之羣隸臣
也穆公許諾使公子縶弔公子重耳於翟且曰寡人

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亡也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狐偃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亡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而爲利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又重有命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公子縶退弔公子夷吾於梁如弔重耳之命冀芮郤芮曰公子勉之狷潔不行重賂配德人實有國我何愛焉何愛他人之地不以賂秦公子夷吾私於公子縶曰亡人苟入掃除宗廟定社稷亡人何國之與有君實有郡縣且入河外列城五豈謂

君無有亦爲君之東游津梁之上無有難急也公子縶反致命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公子縶曰君若求置晉君而載成也之置仁不亦可乎君若求置晉君以成名於天下則不如置不仁以滑其中且可以進退

穆公乃發兵送夷吾於晉立爲晉君是爲惠公

惠公元年公使丕鄭謝秦曰始夷吾以河西地許君今幸得入立大臣曰地者先君之地君亡在外何以得擅許秦者寡人爭之不能得公以重耳在外畏里克爲變將殺里克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

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劒
而死於是丕鄭使秦未還故不及○丕鄭說秦穆公
曰晉人不欲夷吾實欲重耳今背秦約而殺里克皆
呂甥郤芮之計也願君以利急召呂郤臣出晉君君
納重耳蔑不濟矣繆公許之使人與丕鄭歸召呂郤
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丕鄭及里丕之黨
丕鄭子豹奔秦○十三年晉饑乞糴於秦穆公問百里
奚百里奚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隣道也與
之丕豹曰晉君無禮於君衆莫不知往年有難殺里丕
今又薦饑已失人又失天其殃也多矣君其伐之穆

公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卒與粟自雍屬絳五年秦饑請糴於晉虢射曰弗予賂地而予之糴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予公曰然慶鄭曰巳賴其地而又愛其實忘善而背德雖我必擊之弗聽遂不予粟

六年秦穆公帥師侵晉公謂慶鄭曰寇深矣柰何慶鄭曰君深其怨能淺其寇乎非鄭之所知也君其訊射也卜右慶鄭吉公曰鄭不孫弗使公御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鬬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在梁依秦）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晉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

狃況國乎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慶
鄭曰忘善而背德又廢吉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秦
獲公以歸晉大夫反首散髮下垂拔舍拔草舍止從之秦伯使
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慼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
之妖夢是踐狐突之下國遇申生申生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對曰臣聞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申生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豈敢以至甚也晉大夫三拜稽
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
臣敢在下風穆姬聞公將至登臺而履薪焉罪人自處使
以免服衰絰逆使行人服遭喪之服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

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
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大夫請以入公
曰獲晉侯以厚（厚獲）歸也旣而喪歸焉用之且晉人感
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我食吾言不祥必歸晉侯乃
許晉平公使郤乞告瑕呂飴甥（即呂甥瑕呂姓飴甥名字子金）且召
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
雖歸辱社稷矣二三子其改置以代圉也（圉太子名言父子避
位以感動）衆皆哭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
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爲而可呂甥曰征繕以輔孺
子以爲君援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兵甲益

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悅於是乎作州兵○五黨爲州○仝 甥逆君於秦穆公問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其不然秦伯曰是吾心也乃改館

晉侯饋七牢焉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公歸殺慶鄭而後入獻河西地於秦使太子圉爲質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

右范臣 下合

三年太子圉爲質於秦秦妻以宗女子圉聞公病曰我外輕於秦而內無援於國君即不起病大夫更立他公子乃謀與其妻俱亡歸秦女曰子一國太子辱在此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

十一

言遂逃歸○十四年公卒太子圉立是爲懷公子圉之亡秦怨之乃求公子重耳欲納之子圉之立乃令國中諸從重耳亡者與期期盡不到者滅其家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不肎召懷公怒囚狐突突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策名委質貳乃辟罪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卒殺之秦穆公乃發兵送納重耳重耳立是爲文公

國語合左公在翟十二年狐偃曰日吾來此也非以翟爲滎榮也可以成事也吾曰奔而易達困而有資休以擇

利可以戾也定也今戾久矣戾久將底止也底著滯淫誰
能興之盍速行乎於是遂行將適齊過衛衛文公不
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將
鞭之子犯曰天賜也民以土服又何求焉稽首受而
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將死於齊而已
矣曰民生安樂誰知其它桓公卒諸侯畔齊子犯知
齊之不可以動而知公子之安齊欲行而患之與從
者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
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
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疚大事公子不可姜與子

犯謀醉而載之以行行遠而覺以戈逐子犯曰若無
所濟吾食舅氏之肉其知厭乎舅犯走且對曰若無
所濟余未知死所誰能與豺狼爭食若克有成公子
無亦晉之柔嘉是以甘食偃之肉腥臊將焉用之乃
止及曹曹共公不禮聞其駢脅謀其將浴設微（蔽也）薄
而觀之僖負羈之妻言於負羈曰吾觀晉公子賢人
也其從者（狐偃趙衰賈佗之屬）皆國相也以相一人必得晉國
得晉國而討無禮曹其首誅也子盍早自貳焉乃饋
餐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
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遂如楚楚成王饗之曰

公子若反晉國何以報寡人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旄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令尹子玉（成得臣）曰晉公子反國必懼楚請殺之楚子曰不可天之胙楚誰能懼之楚不可胙冀州之土其無令君乎且晉公子文而有禮其從者忠而能力天將興之誰能廢之於是懷公自秦逃歸秦伯召公子於楚公子至秦秦伯饗之子餘（趙衰）從子餘使公子賦黍苗（芃芃黍苗陰雨膏之）

秦伯曰知子欲急反國矣子餘曰重耳之仰君也如百穀之望時雨若君實庇陰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惠公十四年卒文公元年春秦伯納公子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從君巡於天下過亦多矣臣猶知之況於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質信河神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季皆晉邑名懷公奔高梁公子入即位於武宮武公之廟使殺懷公于高梁甥郤芮惠公舊臣畏偪將焚公宮公出救火而殺之寺人披知其謀請見公使讓之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

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爲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女其念之對曰吾以君爲已知之矣（知爲君臣之道）故入若又未也又將及難除君之惡唯力是視二君之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今君之德宇何不寬裕也公見之以難告公潛會秦伯于王城（秦河上邑）呂郤等果焚公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公歸○全之出也竪頭須竊藏以亡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低頭心反）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爲社稷

之守行者爲羈紲之僕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讐匹夫懼者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賞從亡者介之推公亡過曹頭須盜資而亡公無粮餧不能行介子推割股以食不言祿祿亦不及推曰獻公子九人惟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已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已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遂隱綿上山中子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爲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一作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五蛇從之周流天下龍飢

乏食一蛇封股龍返于淵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一蛇無穴號于中野公見其書曰嘻寡人之過也求之不獲環綿上而封之號曰介山

[illegible]年周襄王避叔帶之難居於鄭之汜使來告難狐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爲可矣公說乃發兵逆王定之於郟王城王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陽人不服公圍之將殘其民倉葛呼曰陽樊懷我王德是以未從於晉謂君其何德之布以懷柔之今將大泯其宗祊而蔑殺其民人宜吾不敢服也夫三軍之所尋將蠻夷戎翟之驕逸不虔於是乎致武夫陽豈有裔民亦

○城濮之戰 十三

皆天子之父兄甥舅也若之何其虐之也公曰君子也乃出陽人○公圍原（原亦不服）命三日之粮三日而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不過一二日矣軍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得原失信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僖年楚成王圍宋宋告急於晉先軫曰報施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五年公將伐曹假道於衛弗許還自南河濟伐衛取五鹿衛成公出居于襄牛圍曹門焉（攻門）多死曹人尸諸城上公患之聽輿人（衆人）之謀曰稱舍於墓（若將發塚）師遷焉曹人兇懼爲其所得

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入曹數之以其不用
僖負羈而用美女乘軒者三百人令無入僖負羈之
宮免其族宋復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宋絕告
楚則不許我我欲擊楚齊秦不欲若之何先軫曰不
若使齊秦主楚怨公曰可乎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
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
楚愛曹衛必不許齊秦愛曹衛故不許釋宋齊秦不得其請必
屬怨焉然後用之蔑不欲矣公從之楚子入居于申
楚地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
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

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子玉固請戰楚子怒少與之兵於是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慍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携之以離楚黨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絶于楚子玉怒釋宋圍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避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二三子忘在楚乎師直爲壯曲爲老未報楚惠而抗楚我曲

楚直其衆素飽(生氣)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
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
玉不可公與齊師宋師秦師次于城濮與楚師合戰
楚師敗績子玉收餘兵去晉師還至衡雍(鄭地作王宮)
于踐土(鄭地襄王自往勞之故作王宮)獻楚俘于王王命王子虎策
命晉侯爲侯伯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
逖王慝公三辭然後稽首受之王子虎盟諸侯於王
庭要言曰皆奬王室無相害也秋振旅愷(愷歌)以入于
晉行賞狐偃爲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之謀公曰城
濮之事偃説我毋失信先軫曰軍事勝爲右(一作咎犯曰仁)

義之事君子不厭忠信戰陳之事不厭詐偽君其詐

之而已矣雍季曰焚林而獵獵多得獸後必無獸以

詐偽遇人雖愈利後必無復君其正之而已矣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權

偃言萬世之利也奈何以一時之權而加萬世之利

乎公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

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

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

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

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

執秩主爵秩之官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伐曹衛

釋宋圍一戰而霸文文德之教也史記小注郎家譜八公會諸侯於溫

欲率之朝周力未能乃使人言周襄王狩于河陽遂率諸侯朝于王所子貢問於孔子曰晉文公實召天子而使諸侯朝焉夫子作春秋云天王狩于河陽何也孔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亦書其率諸侯事天子而已○公有疾曹伯之豎侯儒貨筮史使曰以曹爲解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今君爲會而滅同姓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

○七年公圍鄭以其無禮於公亡過時且助楚也國語

公問於郭偃偃卜曰始也吾以國爲易今也難對曰君以爲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爲難其易也將至矣說苑

李離爲理獄官過聽殺人自拘當死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李離曰臣居官爲長

不與吏讓位受祿爲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公曰子則自以爲罪寡人亦有罪耶李離曰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故使爲理今過聽殺人罪當死遂不受令伏劍而死○九年公卒子襄公歡立

繆下仝 往 公元年鄭人或賣其國於秦秦穆公發兵往襲鄭鄭人覺之秦師驚而還滅滑（小國）而去原軫（先軫）曰此可擊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鄭）秦則無禮何施之爲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

乎遂擊之公墨衰絰敗秦師於殽獲秦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文公夫人秦女）爲三帥請公許遣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公使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後三年秦果使孟明伐晉報殽之敗○狄伐晉公敗翟于箕郤缺（郤芮之子）獲白狄子（狄君）

初臼季（胥臣）使過冀見冀缺（郤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

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君
請用之文公曰其父有辠可乎對曰舜之辠也殛鯀
其舉也興禹父子兄弟不相及也文公以爲下軍大
夫公反自箕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八年陽
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溫而反其妻曰子
得所求而不從之何懷也曰吾見其貌而欲之聞其
言而惡之夫貌情之華也言貌之機也今陽子之貌
濟其言匱非其實也若中不濟而外彊之其卒將復
吾懼未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期年而晉殺陽
處父 年公卒太子夷皐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

君趙孟（盾宣子衰子）曰公子雍（文公子時在秦）好善而長先君（文公）愛之且近於秦足以爲援使先蔑士會（隨武子士蔿孫）逆公子雍

○靈公元年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穆嬴（襄公夫人太子之母）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趙家）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患之且畏偪乃背所逆而立太子夷皐是爲靈公發兵以距秦及堇陰（晉地）宣子曰我若受

秦秦卽賔也不受寇也旣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敗秦師于令狐先蔑士會奔秦○六年秦康公伐晉晉人禦之戰于河曲秦師夜遁國語[illegible]宣子言韓獻子[illegible]厥於公以爲司馬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獻子執而戮之衆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車車僕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皆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擧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于罪矣[illegible]年六卿患秦之用士會也乃使魏壽餘魏邑大夫僞

以魏反者請自歸於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晉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譟而還（國語）年宋公子鮑弒昭公趙宣子請伐宋公曰非晉國之急也對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今宋人殺其君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天必誅焉晉爲盟主而不修天罰將懼及焉公許之乃使荀林父（中行桓子）旁告于諸侯治兵振旅鳴鍾鼓以至于宋猶立文公卽鮑取賂而還。（合公羊國語）十四年公壯侈厚斂以雕墻從臺上

彈人而觀其避丸也趙盾與諸大夫立於朝有人荷畚自閨而出者趙盾曰夫畚曷爲出乎閨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趙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熊蹯不熟公怒以斗摮(擊)而殺之將使我棄之趙盾曰嘻趨而入公望見趙盾愬(迎也)而再拜(自知所過)趙盾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趨而出公心怍焉欲殺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鉏麑退歎而言曰夫不忘恭敬社稷之鎮也賊國之鎮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公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

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鬬且出初宣子田于首
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與之食舍其半問之曰官（宦學）
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今還近家）請以遺之使盡
之而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爲公介
（甲士）倒戟以禦公徒抱趙盾而乘之趙盾顧曰吾何以
得此于予對曰我翳桑之餓人也趙盾曰子名爲誰
曰吾君孰爲介子之乘矣何問吾名趙盾驅而出衆
無留之者趙穿緣民衆不悅襲殺公於桃園宣子未
出山（境山）而復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
子曰我無罪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

十七 ○邲之戰

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穀梁氏曰於盾也見忠臣之至於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宣子使趙穿逆襄公弟黒臀于周而立之是爲成公

○成公七年公與楚莊王爭彊會諸侯于扈卒于扈子景公據立

○景公三年楚莊王圍鄭晉使荀林父救鄭及河聞楚已服鄭桓子林父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彘子先穀中軍佐曰晉所以霸師武臣力

也令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丈夫也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不爲也以中軍佐濟韓獻子司馬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罪歸元帥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師遂濟楚子北師將飲馬於河爲名而去聞晉師旣濟王欲還嬖人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元帥林父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肎用命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次子管以待之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子驟勝而驕子

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
矣欒武子（欒書下軍佐）曰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貴也）
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
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楚子使求成于晉
晉人許之盟有日矣魏錡求爲公族（公族大夫）未得而怒
欲敗晉師請致師（挑戰）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
趙旃求卿未得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克上軍佐）曰二
憾往矣不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不敢從也楚人
求成不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爲士季（士會上軍帥）曰
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

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
敗臧子不可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示無畏
使其徒入之入楚軍門楚子乘左廣兵車以逐趙旃晉人懼
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兵車逆之楚潘黨望其塵曰
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楚令
尹孫叔敖曰寧我薄人無人薄我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
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晉軍
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
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晉師歸桓子請死公欲許
之士貞子士渥濁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食楚

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
公曰得臣（子玉）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鬭況國相乎及
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
克而楚再敗也（晉攻其外楚攻其內）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
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
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
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公使復其位歸罪於
先穀而殺之穀先軫子也〇六年楚莊王伐宋宋來
告急公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
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

乃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
執與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三要乃許登諸樓車
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大怒將殺之使
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
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
命爲信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不知
制命之義受命以出有死無霣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
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將死顧謂楚軍曰爲人臣
無忘盡忠得死者楚子舍之○公欲伐赤狄諸大夫
皆曰不可酆舒狄相有三雋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

必伐之狄有五罪雋才雖多何補焉怙其雋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公從之六月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公賞桓子亦賞士伯（士貞子）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七年公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善人在上國無幸（僥倖）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圈八年郤獻子（克）聘于齊齊頃公使婦人觀而笑之郤獻子怒（詳齊）歸請伐齊范武子（士會）召文子（燮武子子）

曰變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夫郤子之怒甚矣不逞于齊必發諸晉國余將致政焉使逞其志無以內易外也乃老郤獻子爲政十一年齊伐魯衛魯衛皆因郤克告急於晉公使郤克伐齊以救魯衛夏與齊戰于鞍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其御張侯曰三軍之心在此車矣其耳目在于旗鼓車無退表旗也鼓無退聲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乃左并轡右援枹而鼓之馬逸不能止師

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之山齊侯驂絓於木而止韓厥執縶馬前再拜稽首曰寡君使羣臣爲魯衛請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攝爲齊頃公僕御）乃與其右易位因得脫去晉師追北至齊與之盟而去（詳齊）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女亦知吾望爾也乎對曰夫師郤子之師也其事臧若先則恐國人之屬耳目于我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郤伯（郤克）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今下）邲之敗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荀首）

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以其族反之還戰射連尹
襄老獲之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十二年晉人
歸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楚人
許之楚共王送智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
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就
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
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兩釋纍囚以成其
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
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
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

於晉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備封彊雖遇執事其不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其褚中以出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己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齊頃公朝于晉公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爲兩君之在此堂也（已小注史記）十七年趙嬰（襄子盾弟）通于趙莊姬（趙朔妻朔盾子）原屏（原同屏括皆嬰兄）放諸齊莊姬（成公姊）譖之于公曰

原屏將爲亂六月殺趙同趙括韓厥曰成季衰之勲
宣孟盾之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
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邪僻王賴前哲以免也乃
立武文子朔子焉或曰初趙盾夢叔帶趙祖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兆絕而後好

景公三年司寇屠岸賈將作亂乃治靈公之賊以致
趙盾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爲賊首以臣弑君子
孫在朝何以懲辠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
外吾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
先君之意也賈不聽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
朔趙同趙括趙嬰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
走公宮匿趙朔客公孫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
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
吾徐死耳居無何朔婦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
夫人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
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
復索之柰何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

孤難耳杵臼曰趙氏遇子厚子彊爲其難者吾請先
死乃謀取他人兒負之衣以文葆褓襁匿山中程嬰出
謂諸將軍曰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
喜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
縱不能立趙孤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
氏孤兒何罪獨殺杵臼可也遂殺杵臼與兒諸將以
爲趙氏孤兒良已死然趙氏眞孤乃反在程嬰卒與
俱匿山中景公十七年病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爲
祟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
者其趙氏乎趙氏世有立功未嘗絕祀今君獨滅趙
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公問趙尚有後子
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於是公召趙孫復與田邑如故
趙孤名曰武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程嬰乃曰
昔下宮之難我非不能死我思立我氏之後今趙武
既復故位我將下報宣孟與公孫杵臼趙武啼泣曰
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
不可彼以我爲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
是以我事爲不成遂自殺趙武服齊衰三年○十九
年公有疾立太子州蒲爲君是爲厲公後月餘公卒

二十

公元年公初立欲和諸侯與秦桓公夾河而盟秦歸而背盟召狄與楚欲導以伐晉三年公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婚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爲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無祿文公即世穆爲不吊蔑死我君寡我襄公奸絕我好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鄭滑我襄公未

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康公我
之自出外甥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
公子雍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東道之
不通卽是康公絕我好也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
君之仇讎而我之婚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
寡君不敢顧婚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
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亦來告
我曰秦背令狐之盟夾河之盟而來求盟於我曰余雖與
晉出入往來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
以懲不一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

人寡人率以聽命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寡君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五月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師遂濟涇及侯麗（秦地）而還○五年三郤（郤錡至犨）害伯宗譖而殺之伯州犁奔楚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合圖）年鄭倍晉與楚盟公將伐鄭范文子（士燮）曰若以吾意諸侯皆叛則晉可為也（懼以修德）唯有

諸矦故攜攜焉凡諸矦難之本也得鄭憂滋長安用鄭欒武子（書）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矦乃興師伐鄭楚恭王帥東夷救鄭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曰吾聞君人者刑其民而後振武于外是以內和而外威今吾司冦之刀鋸日敝而斧鉞（大刑）不行內猶有不刑而況外乎且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距（自也）非聖人必偏而後可偏而在外猶可救也疾自中起是難盍姑釋荊與鄭以爲外患乎欒武子不聽公使欒黶郤犨興齊魯之師未至欒書請俟之郤至曰楚師將退我擊之必以勝歸鄭將顧楚楚將顧

吏莫有鬬心不可失也楚子登巢車（車上為櫓）以望晉軍

伯州犂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

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

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夷井塞竈

而為行也（平地為陳）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

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苗賁

皇（楚人奔晉）亦在公之側言於公曰楚之良在其中軍請

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矣公從

之楚師敗績呂錡射共王中目獲楚公子茷郤至三

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冑而趨風楚子使工尹

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有韎韋赤韋之跗注兵服君子
也屬見不穀而下無乃傷乎郤至甲冑而見客免冑
而聽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間近也蒙甲冑
不敢拜命三肅使者而退楚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
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
苗賁皇徇曰秣馬利兵修陳固列明日復戰乃逸楚
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
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
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
佞吾何福以及此君以二三臣其戒之夫德福之基

也無德而福隆猶無基而厚墉也其壞也無日矣

公使郤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郤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其盖人也今郤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郤至位在八是求盖七人其亦有七怨其何以待之晉之克也天有惡於楚也故儆之以晉而郤至佻偷也天以爲已力不亦難乎。

年范文子反自鄢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士燮卒

後多外嬖反自鄢陵欲

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長魚矯(嬖臣)嘗與郤氏
有怨欒書又怨郤至不從己而遂敗楚師也欲廢之
使楚公子茷告公曰郤至使人勸王戰及齊魯之未
至也且夫戰也微郤至王必不免公告欒書書曰臣
固聞之郤至欲爲亂使苦成叔(郤犨)緩齊魯之師己勸
君戰戰敗將納孫周(襄公曾孫時在周)事不成故免楚王不
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君盍使諸周而察之
欒書又使人謂孫周曰郤至將往必見之郤至聘于
周公使覘之信然遂怨郤至將誅三郤未發也郤氏
聞之郤錡欲攻公曰我雖死公亦病矣郤至曰不可

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胥童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以戈殺駒伯郤錡苦成叔於其位溫季郤至趨及諸其車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公弗聽謝二子曰以誅郤氏罪大夫復位皆頓首曰幸甚幸甚公使胥童爲卿長魚矯奔狄○

公游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以其黨襲厲公囚之召

士匄、范宣子文子子士匄辭召韓厥韓厥辭曰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况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中行偃欲伐之欒書不可

○悼公元年欒書中行偃弒厲公迎周子孫周于周而立之是爲悼公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公言於諸大夫曰孤始願不及此孤之及此天也抑人之求君將禀命也若禀而棄之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乃盟而入於是逐不臣者七人定百事立百官育門子選賢良興舊族出滯賞舉故刑

二十三

赦囚繫宥閒疑也罪薦積德逮鰥寡振廢淹養幼老恤
孤疾年過七十者公親見之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
不踰德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年祁奚軍尉請老
公問嗣代也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
曰臣之子午可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
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公會諸侯盟于雞澤衛地公
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晉地魏絳莊子戮其僕公怒謂羊
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
魏絳無失也對曰絳之志有事不避難有罪不避刑
其將來辭何辱命焉不必執而無失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

公讀其書曰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違犯)
(法令)爲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亂行)執事不敬
(廢法)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請歸死
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
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
無重寡人之過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五年無
終子(山戎)嘉父使孟樂因魏莊子(魏絳)納虎豹之皮以請
和諸戎公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
新服陳新來和(陳舊楚黨)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
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不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

獲戎失華猶得獸而失人也安用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其利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其利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其利三也公說使魏絳盟諸戎

年韓獻子老使公族穆子(無忌獻子長子)受事於朝辭曰厲公之亂無忌備公族不能死臣聞之無功庸者不敢居高位今無忌知不能匡君使至於難仁不能救勇不能死敢辱君朝以忝韓宗固辭不立公聞之曰難雖不能死君能讓不可不賞也使掌公族大夫

十二年公會諸侯于柤(楚地)荀偃(中行獻子)士匄請伐

偪陽(小國)而封宋向戌焉(向戌宋賢大夫常以宋事晉)荀罃(知武子)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不勝爲笑固請圍之不克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机出於其間(二人之間)曰女旣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旣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任汝重責)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以與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鎭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敢以死請乃予宋公○十二年公伐鄭軍於蕭

魚鄭人行成賂以兵車百乘歌鐘二肆女樂二八公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戎翟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焉得之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載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有金石之樂○十五年士匄會吳于向(鄭地)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

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苫盖（草衣）蒙荊棘以來
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
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盖言語漏洩則職
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
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明也）其大德謂
我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
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荊棘驅其狐狸
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未貳殽之師
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
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踣其足也）與晉踣之自是以來晉

之百役相繼于時以從執政豈敢離遏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不與于會亦無瞢焉（悶也）賦青蠅而退（愷悌君子無信讒言）宣子使即事於會○士鞅（范宣子子）奔秦秦伯（景公）問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黶子）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欒書）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爲知言爲之請

於晉而復之○衛獻公出奔師曠侍於公公曰衛人
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
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
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
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
乏祀百姓絶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天之
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
地之性必不然矣○十六年公卒子平公彪立
○平公三年公伐齊東侵及濰南及沂四年還自沂
上荀偃癉疽惡瘡及著雍卒而視不可含范宣子盥而

撫之曰事吳[荀吳偃]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盈]曰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宣子出曰吾淺之爲丈夫也○[含圖浣]八年范氏與欒盈不相能宣子使城著[外邑]而遂逐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羊舌虎[盈黨]囚叔向[羊舌肸虎兄]欒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不應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祁奚]室老曰欒王鮒言於君無不行祁大夫所不能也叔向曰欒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擧不棄讎內擧不失親其獨遺我乎於是祁奚老矣乘馹而見宣子曰叔向社稷之固也

猶將十世宥之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
鯀殛而禹興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若之何
其以虎也棄社稷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
不見叔向而歸懷子欒盈之出從欒氏者爲大戮施欒
氏之臣辛俞行吏執而獻之公公曰國有大令何故
犯之對曰臣順之也豈敢犯之執政曰無從欒氏而
從君是明令必從君也臣聞之曰三世仕家君之再
世以下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自臣之祖以無大
援晉國世隸欒氏於今三世矣今執政曰不從君者
爲大戮臣敢忘其死而叛其君以煩司寇公說止之

不可厚賂之辭曰臣嘗陳辭矣若受君賜是隋其前
言君問而陳辭未退而逆之何以事君乃遣之△下令八
年欒盈自楚適齊齊莊公微遣欒盈於曲沃欒盈故邑欒
盈夜見胥午曲沃大夫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
興之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
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也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
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爲之
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
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魏舒與欒盈有私
以晝入絳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

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王鮒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爲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又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宣子輦以如公以公入於襄公之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驂乘必持帶遂超乘右撫劍示劫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請所至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欒氏乘公門不克奔曲沃晉人圍之盡殺欒氏之族黨○九年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三月鄭伯如晉子產鄭大夫公

孫僑寓書於子西（鄭大夫公孫夏相鄭伯如晉）以告宣子曰子爲晉國四隣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怨思以明德則令名載以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悅乃輕幣國語

宣子與龢（晉邑）大夫爭田久而無成宣子欲攻之問於伯華（羊舌赤）伯華曰外有軍內有事赤也外事也不敢侵官問於張老

（司馬）張老曰老也以軍事承子非戎則非吾所知也問
于祁奚（公族大夫）祁奚曰公族之不恭公室之有回是吾
罪也若以軍官從子之私懼子之應且憎也問於籍
偃籍偃曰偃以斧鉞從於張孟（張老）曰聽命焉若夫子
之命也何貳之有焉釋夫子而舉是反吾子也問于
叔魚（羊舌鮒叔向弟）叔魚曰待吾爲子戮之叔向聞之見宣
子曰聞子與和未寧徧問於大夫又無決盍訪之訾
祏（范氏家老）宣子問于訾祏訾祏對曰昔隰叔子違周難于晉
國（宣王殺杜伯子隰叔奔晉）生子輿（爲士）爲理以正於朝朝無姦官
爲司空以正於國國無敗績世及武子（隨會士蔿孫）佐文

襄爲諸侯諸侯無二心及爲卿以輔成景軍無敗政及爲成師（將中軍）居太傅端刑法輯訓典國無姦民後之人可則是以受隨范（二邑）及文子（士燮）成晉荆之盟豐兄弟之國使無有間隙是以受郇櫟今吾子嗣位于朝無姦行于國無邪民于是無四方之患而無外內之憂賴三子之功而饗其禄位今既無事矣而非䜌于是加寵將何治爲宣子說乃益䜌田而與之和

十二年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如晉告趙孟（趙武文子）許之如楚楚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於宋楚令尹子木（屈建）欲襲晉軍趙孟患之以告叔向叔向曰子何患

焉忠不可暴信不可犯忠自中而信自身其爲德也
深矣其爲本也固矣故不可捐動也也今我以忠謀諸
侯而以信覆之荆之逆諸侯也亦云是以在此若襲
我是自背其信而塞其忠也信反必斃忠塞無用安
能害我且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諸侯必
叛之死可以固晉國之盟主何愛于死是行也以
藩爲軍攀輦即利而舍候遮扞衛不行楚畏晉之信
終不敢發乙酉盟于蒙門之外子木問於趙孟曰范
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
情其祝辭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楚康王

二十五

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

○四年趙武會楚公子圍于虢尋宋之盟也天王（景王）使劉定公（卿士）勞趙孟於潁（歸路）館於洛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續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至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隷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趙文子卒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口相晉國

八年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不怨所舉
於晉國管庫之士（賤而賢者）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
屬其子焉文子爲室斲其椽而礱之（諸侯之禮）張老夕焉
而見之不謁而退文子聞之駕而往曰吾不善子亦
告我何其速也對曰子貴而忘義富而忘禮吾懼不
免何敢以告文子歸令之勿礱也匠人請皆斲之文
子曰止爲後世之見之也其斲者仁者之爲也其礱
者不仁者之爲也文子與叔向觀乎九原曰死者何
可作也吾誰與歸叔向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廉
直于晉國不沒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其舅犯乎文子

曰見利不顧其君（無輔佐之心而援壁請亡）其仁不足稱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九年齊晏嬰如晉與叔向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叔向曰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民聞公命如逃寇讐政在私家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慆藏也）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惟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二

十年楚靈王使椒舉如晉求諸侯（專會諸侯）司馬侯（女齊）曰
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
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
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終也）若歸於德吾猶
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
公曰晉有三不殆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
何鄉而不濟對曰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荊山中南九
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
先王務脩德音以亨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隣國
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或無難以喪其國

齊有仲孫(無知)之難而獲桓公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脩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乃許楚使椒舉遂請昏公許之〇二十一年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鄭子皮(罕虎)子太叔(游吉)勞諸索氏(鄭地)太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若吾以韓起爲閽(刖也)以羊舌肸爲司宮(宮也)足以辱晉可乎大夫莫對薳啓彊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

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是以楚不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景子文子子中行吳穆子魏舒獻子范鞅獻子知盈悼子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司馬侯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賦七邑韓氏七人一人一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強家也晉人若失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輔韓須韓起子楊石叔向子因其十家七四言十舉大數也九縣羊舌四人二邑長轂九百一縣百乘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

東寇而未有其備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厚為韓子禮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二十四年石言于魏榆(晉邑)公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憑焉(鬼神憑依)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雕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公方築虒祁之宮○虒祁成魯叔孫鄭伯如晉賀虒祁史趙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二十五年知悼子(荀盈)卒未葬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膳宰)自

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乙卯桀亾甲子紂亾謂之疾日）不樂知悼子在堂（未葬）其爲子卯也大矣曠也大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爲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防閑）是以飲之也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無廢斯爵也[illegible]

藏寶之臺燒公

子晏子東帛而賀曰甚善矣乎公勃然作色公子晏子曰臣聞之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商賈藏於篋匱今百姓之於外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口虚而賦斂無已收太半而藏之臺是以大火之昔者桀殘賊海內賦斂無度萬民甚苦故湯誅之爲天下戮笑今皇天降災於藏臺是君之福也而不自知變悟亦恐君之爲隣國笑矣○二十六年公卒子昭公夷立

○昭公二年齊侯景公如晉公以齊侯宴中行穆子荀吳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

此爲諸侯師中之齊君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
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士匄文伯謂穆子曰子
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爲焉齊君弱吾君歸不來
矣今反國年荀吳師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
穆子不受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爲
穆子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
好焉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請降
使其民見而曰猶有食色姑守爾城軍吏曰獲城不
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
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

君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宛支歸令鼓人勿從鼓子之臣曰夙沙釐以其孥行軍吏執之辭曰我君是事非事土也今君實遷臣何賴於鼓穆子曰鼓有君矣爾止事君吾定而爵祿對曰臣委質於翟之鼓未委質於晉之鼓也臣聞之委質爲臣無有二心敢卽私利以煩司寇乃使行既獻言於公與鼓子田於河陰使夙沙釐相之○六年公卒昭公之時六卿知韓趙魏范中行彊公室卑子頃公去疾立

合穀梁

頃公三年許世子止來奔許悼公瘧飲太子之藥

卒止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公羊傳曰書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譏子道之不盡也樂正子春曾子弟子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弒焉○六年周景王崩王子爭立六卿乎王室亂立敬王二年魏獻子魏舒謂賈辛有力於王室擧之爲祈大夫魏戊獻子子爲梗陽大夫魏子謂成鱄曰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爲黨乎對曰戊之爲人也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夫擧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

鬷蔑（然明鄭人）惡（貌惡）欲觀叔向從收器者徃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索聞其賢）下執手以上曰子不少鬷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汝行乎敬之哉無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〇梗陽人有獄將不勝納賂於魏獻子獻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今以梗陽人殃之不可子必諫皆許諾二人朝而不退獻子將食召之使佐食比已食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人有言曰雖食可以忘憂吾子一食之間三歎何也

同辭對曰吾小人也貪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食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是以三歎獻子乃辭梗陽人○十四年公卒子定公午立

○定公十五年趙鞅（簡子）怒邯鄲午（邯鄲人）殺之荀寅（中行文子）范吉射（昭子）與午善將作亂董安于（趙氏家臣）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爲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趙孟不可秋范氏中行氏伐趙氏趙鞅奔晉陽圍之荀躒言於公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

已不均矣請皆逐之冬荀轢[知文子]韓不信[簡子]魏曼多[襄子]奉公以伐范中行氏不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作亂於齊奔晉]曰三折肱知爲良醫唯伐君爲不可民不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趙非始禍]趙鞅入于絳○十六年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爲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文子使告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爲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趙孟患之安子曰我死而

二十九

晉國寧趙氏定吾死暮矣遂自殺趙氏祀安于于廟
國語 簡子使尹鐸爲晉陽曰必墮其壘培范中行圍城時所作
吾將往焉若見壘培是見寅與吉射也尹鐸往而增
之簡子如晉陽見壘怒曰必殺鐸也而後入郵無正
伯樂進曰昔先主文子武簡子祖少釁於難失趙氏之典刑
而去其師保基於其身以克復其所及景子成簡子父末
及教訓而嗣立矣亦能纂修其身以受先業今吾子
有文之典刑有景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之以父兄
子皆疏之以及此難夫尹鐸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
人之道也委土可以爲師傅吾何爲而不增是以修

之庶曰可以鑑而鳩趙宗乎若罰之是罰善也罰善必賞惡臣何望矣簡子曰微子吾幾不爲人矣以免難之賞賞尹鐸初伯樂與尹鐸有怨以其賞如伯樂氏辭曰吾爲主圖非爲子也怨若怨焉十九年齊人輸范氏粟鄭人送之趙鞅禦之遇於戚簡子巡列曰畢萬（獻公卿）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衛太子（蒯聵奔晉爲右）救之以戈鄭師北旣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太子曰吾九上九下擊人盡殪我右之上也郵良（伯樂）曰我兩靷將絕吾能止

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乘加也材小木兩鞀皆絕○二十
年趙鞅圍朝歌荀寅奔邯鄲二十一年趙鞅拔邯鄲
荀寅奔栢人二十二年又圍栢人荀寅范吉射奔齊
說苑 文子荀寅出過縣邑從者曰此嗇夫公之故人公
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
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於
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
後車二乘而獻之國語下全簡子歎曰吾願得范中行之
良臣史黯侍曰將焉用之簡子曰良臣人之所願也
又何問焉對曰臣以爲不良故也夫事君者諫過而

賞善薦可而替否擇才而薦之朝夕誦善敗而納之聽則進不則退今范中行氏之臣不能匡相其君使至於難君出在外又不能定而棄之則何良之為若弗棄則主焉得之簡子曰善吾言過矣○趙簡子問於壯馳茲曰東方之士孰為愈（賢也）壯馳茲拜曰敢賀簡子曰未應吾問何對曰臣聞之國家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為不足其亡也若有餘今主任晉國之政而問及小人又求賢人吾是以賀○趙簡子歎曰雀入于海為蛤雉入于淮為蜃黿鼉魚鼈莫不能化唯人不能哀夫竇犨侍曰臣聞之君子哀無德不哀無寵

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夫范中行不恤庶難而
欲擅晉國令其子孫將耕于齊宗廟之犧爲畎畝之
勤人之化也何日之有 新序公下 簡子有臣曰周舍墨筆
操牘從君之過而日有記也月有成也歲有效也簡
子居則與之居出則與之出周舍死簡子與諸大夫
飲於洪波之臺酒酣涕泣諸大夫皆出走曰臣有罪
而不自知簡子曰大夫無罪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
狐之腋衆人諾諾不若一士之諤諤昔者商紂默默
而亡武王諤諤而昌今自周舍之死吾未嘗聞吾過
吾亡無日矣是以泣也○趙簡子圍衛之郛郭犀楯

犀櫓立於矢石之所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枹曰烏
乎吾之士弊也行人燭過免冑而對曰亦有君之不
能士無弊者昔者吾先君獻公并國十七服國三十
八戰十有二勝是民之用也獻公沒惠公即位淫衍
暴亂身好玉女秦人來侵去絳十七里亦是人之用
也惠公沒文公受之城濮之戰五敗楚人取尊名天
下亦是人之用也亦有君不能士無弊也簡子乃去
楯櫓鼓之而大勝簡子曰吾得革車千乘不如聞行
人燭過之一言也○三十年公與吳王夫差會于黃
池詳吳○三十七年公卒子出公鑿立

出公元年越圍吳趙孟(襄子無恤)降於喪食(時有簡子之喪又減飲食)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爲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乃往先造于越軍曰吳犯間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視其動靜)許之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敢展謝其不共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倍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拜

命之辱與之一簞珠使問趙孟曰勾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

趙簡子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上求無所得無恤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無恤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襄子姊爲代王夫人簡子既葬未除服襄子北登夏屋請代王使厨人操銅枓以食代王酒酣以枓擊殺之遂興兵平代地其妻聞之摩笄自殺代人憐之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取左人中人二邑○遽人來告襄子方食而有憂色侍者曰狗穆子之事大矣而主色不怡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

二日飄風暴雨不終朝今趙氏之德無所積一朝而
兩城下亡其及我哉 說苑 ○襄子以任登爲中牟令上
計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曰膽胥請見之襄子以爲
中大夫相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耶襄子曰吾舉登
也已耳而目之矣登之所舉吾又耳而目之是耳目
人終無已也 史記 ○智伯 荀瑶 欲伐仇由而道難不通乃鑄
大鐘遺仇由之君仇由之君除道將內之赤章曼支
曰此小之所以事大也今也大以來師必隨之不可
納也不聽赤章曼枝曰爲人臣不忠貞罪也忠貞不
用遠身可也斷轂而驅七月而仇由亡○十七年智

伯與韓趙魏共分范中行地以爲邑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反攻公公奔齊道死智伯乃立昭公曾孫驕爲君是爲哀公當是時晉國政皆決智伯

○哀公四年趙襄子韓康子虎魏桓子駒共殺智伯盡并其地詳鑑智襄子智伯爲室美士茁夕焉智伯曰室美夫對曰美則美矣抑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栢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十八年哀公卒子幽公柳立

幽公之時晉畏反朝韓魏趙之君獨有絳曲沃○
十八年公淫婦人夜竊出邑中盜殺公魏文侯斯立
公子止是爲烈公
○烈公十三年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之其僕
曰君胡爲軾曰段干木賢者也未嘗有以己易我也
吾安敢不軾段干木光乎德我光乎地段干木富乎
義我富乎財吾安敢驕之秦欲攻魏司馬唐諫曰段
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
乎乃不攻此段係于文侯問李克曰人有惡乎李克曰有
夫貴者則賤者惡之富者則貧者惡之智者則愚者

惡之文侯曰行此三者使人勿惡亦可乎李克曰可
貴而下賤則衆不惡也富能分貧則窮士不惡也智
而教愚則童蒙者不惡也文侯曰善哉言乎○十九
年周威烈王賜韓趙魏皆命爲列侯○二十七年公
卒子孝公頎立孝公十七年卒子靜公俱酒立靜公
二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侯而三分其地靜
公遷爲家人晉祀不絕

周書國編卷之四

周書國編卷之五

鄭書

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宣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鄭百姓皆便愛之幽王以爲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幽王以褒后故王室治多邪諸侯或畔之公問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也對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爲大虢叔鄶仲皆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亂之故寄孥與賄焉不敢不許周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若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

矣若克二邑脩典刑以守之唯是可以少固公曰周其弊乎對曰殆於必弊者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賢人之相而好頑童窮固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美也物一不講王將棄是類和也而與剸專一同天奪之明欲無弊得乎君若欲避其難速規所矣時至而求用無及也公説乃東寄孥與賄十邑皆有寄地竟國之幽王十一年犬戎殺幽王於驪山下并殺公鄭人立其子掘突是爲武公

○武公父子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二十七

年卒子莊公寤生立

公元年初武公取于申曰武姜生公及共叔段
寤生（逆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叔段欲立
之亟請於武公弗許及公卽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險也）
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
大叔祭仲（祭封人仲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今京不
度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避害對曰姜氏何厭
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草猶不可除況君
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二十二
年大叔繕治甲兵將襲鄭夫人（姜氏）將啓之公聞其期

命子封（公子呂）伐京京人叛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大叔出奔共於是遷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曰小人有母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告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掘也）地及泉隧（地道）而相見其誰曰不然（此爲黃泉相見）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賦詩）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〇三十二年公

會齊侯(僖公)魯侯(隱公)伐許遂入許齊侯以許讓魯侯魯侯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不敢與聞乃與鄭人公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許君之弟)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安也)其敢以許自爲功乎寡人有弟(段)不能和協而使糊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若寡人得沒于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婚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異類之意)實偪處

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太岳之胤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三十七年初公爲周平王卿士王貳於虢（分政於虢君）故周鄭交惡桓王奪公政公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公禦之祝聃射王中肩王卒大敗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殞多矣夜公使祭足（祭仲）勞王且問左右○三十八年北戎伐齊齊使乞師遣太子忽帥師救齊大敗戎師初齊侯

欲妻太子忽太子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曰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爲不足爲援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四十三年公卒初祭仲有寵於公爲公取鄧曼生太子忽故祭仲立之是爲昭公公又娶宋雍氏女生突雍氏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與宋人盟以突歸昭公奔衛突立是爲厲公

厲公四年祭仲專國政公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

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父一而已人
盡夫也遂告祭仲祭仲殺雍糾戮之於市公無奈祭
仲何怒糾曰謀及婦人死固宜哉出居櫟鄭地昭公復
入即位
公二年公自爲太子時惡高渠彌及公立懼其
殺已弒公祭仲不敢入厲公更立公子亹莊公子爲君
○子亹元年子亹自齊襄公爲公子時嘗會鬭相仇
秋齊襄公會諸侯於首止祭仲請子亹無行子亹曰
齊彊而厲公居櫟即不往是率諸侯伐我內厲公我
不如往往何遽必辱卒行祭仲稱疾不行高渠彌從

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逆公子儀一作嬰子亹弟于陳而立之是爲鄭子

子十四年厲公自櫟侵鄭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傅瑕殺鄭子而納厲公厲公復入即位初內蛇與外蛇鬭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

○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旣伏其罪矣納我而無貳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疑繁之辭且寡人出伯父無裡言入又不念寡人無親附意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

人典祀宗祏藏主石室社稷有主而外其心何貳如之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後五年周子穨作亂惠王出居于櫟七年公入惠王于周○公卒子文公踕立

公三十六年晉公子重耳文公亡過鄭公弗禮叔瞻諫曰重耳賢且又同姓窮而過君不可無禮公曰諸侯亡公子過者多矣安可盡禮詹曰君如不禮遂殺之且後爲國患公不聽○四十三年晉文公與秦

穆公圍鄭以其無禮於文公過時且貳於楚也晉於是欲得叔詹爲戮公不敢謂叔詹詹聞言於公曰臣謂君君不聽臣晉卒爲患然晉所以圍鄭以詹詹死而赦鄭國詹之願也乃自殺鄭人以詹尸與晉晉曰必一見鄭君辱之而去佚之狐言於公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邑也遠君知其

難也焉用亡鄭以倍（益也）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
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
君嘗爲晉君賜矣（納晉惠公）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
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旣東封鄭又欲肆其西
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
說罷兵晉亦罷去○初公逐羣公子公子蘭奔晉從
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使待命于東石甲父逆以
爲太子以求成于晉○四十五年公卒子蘭立是爲
穆公
以公十八年諸侯會于扈於是晉侯（靈公）不見公以

爲貳於楚也子家(公子歸生)使執訊與之書以告趙宣子(盾)曰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晉襄)而再見于君夷(太子)與孤之二三臣相屬于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疾走)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於儵(鄭竟)唯執事命之文公朝于齊亦獲成於楚居太國之間而從於強令豈其罪也晉行成於鄭○二十二年公卒子夷立是爲靈公

○靈公元年楚人獻黿於公公子宋(子公)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不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公鄭人欲立子良(穆公庶子)辭曰必以賢則去疾(子良名)不肖必以順則公子堅長堅者去疾之兄也乃立子堅是爲襄公

○襄公六年楚伐鄭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

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附史記年
鄭又徼事于晉八年楚子莊王圍鄭三月克之入自皇
門至于逵路公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使君懷怒
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
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
惠顧前好徼福于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
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左右曰
不可許也王曰所爲伐伐不服也今已服尚何求乎
退三十里而許之平○十八年公卒子悼公濆立
○悼公二年卒立其弟睔是爲成公

○成公十四年卒子髡頑立是爲僖公
○僖公五年公不禮子駟（穆公子騑）子駟使賊弒公立公
子嘉特年五歲是爲簡公
公元年子國（穆公子發）子耳（子輒良子）侵蔡獲蔡司馬燮
鄭人皆喜唯子產（子僑國子）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
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
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冬楚子囊
伐鄭討其侵蔡也（楚蔡與國）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
（嘉穆公子）子蟜（蠆穆公孫子游子）子展（舍之穆公孫子罕字）欲待晉子駟曰
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淸人壽幾何民急矣姑從楚以

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犧牲玉帛待于二竟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不爲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鄭與晉五會盟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晉君悼公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遼遠粮食將盡必將速歸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請從楚騑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告于晉曰君命敝邑脩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今楚來

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憑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遑啓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荀罃晉大夫)使行人子員對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

二年諸侯圍鄭鄭人行成將盟晉士莊子(士弱)爲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子駟)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

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
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
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旣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
彊可以庇民者是從亦如之荀偃(晉大夫)曰改載書公
孫舍之(子展)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
也知武子謂獻子(荀偃)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姑盟
而退脩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乃盟而還
○楚子(共王)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
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
強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是楚彊矣盟誓之言豈

敢背之乃及楚平○四年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
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不急争鄭晉疾
楚將避之何爲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不敢敵而從
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爲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
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
乃固與晉夏子展侵宋諸侯伐鄭鄭人行成楚子囊
乞旅于秦將以伐鄭公逆之秋諸侯悉師以復伐鄭
公使告于楚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將叛君若能
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
執之鄭與晉平○十五年伯張公孫黑肱卒公孫黑肱有

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子石而使黜官薄祭曰
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
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十八年初
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六月子展子
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免問擁
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子展執縶而見脩臣
僕禮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子產入數俘而出但數所獲
不將以歸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兵符司空致地子產正其
衆官以安定之乃還子產獻捷于晉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
虞閼父舜後陳祖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周武王我先王

賴其利器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封胡公

閼父子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敬也夏後杞殷後宋并陳號爲三恪則我周

之自出桓公陳君之亂我先君莊公奉戴厲公至於莊

宣皆我之自立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

惠介恃楚衆以憑陵我敝邑不可億逞億度其快敝邑大

懼不競而耻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

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

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千里列國一同

百里自是以衰差等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

焉士莊伯不能詰乃受之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

（言之不文行而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慎辭哉）○二十年良霄（伯有子耳）會諸侯之大夫盟於宋（盟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二十二年伯有使公孫黑（子皙駟氏）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世爲行人）子皙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皙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盟於伯有氏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然明曰政將焉往裨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其焉避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世隆也天又除之奪伯有冤將焉辟之天禍鄭國久矣其必使子產息

乃猶可以戾不然將亡矣○二十三年伯有耆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鍾焉朝至（家臣來朝者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窟室）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伯有朝君）則又將使子晳如楚歸而飲酒子晳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公及大夫盟于大宮（祖廟）盟國人于師之梁（門名）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罕虎子展子罕駟之祖本同母兄弟）之甲不與攻己也喜曰子皮與我矣晨自墓門（成門）之瀆入以伐舊北門駟帶（子駟孫）帥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皆穆公子孫）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

肆子產遂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〇子皮授子產政（讓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公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虎帥以聽（帥公族聽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使都鄙有章（國都邊鄙各有分部）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九夫）有伍（五伍相保）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從政一年輿〇人〇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奢泰者畏法藏衣冠）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

死誰其嗣之此段詳後註子產為相一年豎子不戲狎班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子產病將死國人皆吁嗟曰誰可使代子產死者及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游吉美而文公孫揮子羽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野寬閑邑喧囂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鄭人游于鄉校以論

執政然明（鬷蔑）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人也）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

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去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譬如田獵射御貫習也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愼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産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

九

以為忠故委政焉○二十四年公如晉子產相晉侯（平公）以魯喪（襄公）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匄晉大夫）讓之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間而未得見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晉文）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廄繕脩諸侯賓至車馬有所賓從有代（代役）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今銅鞮之宮數里而

諸侯舍於隸人(館如隸人之舍)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
公行而天癘(水潦)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
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
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
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是吾罪也使士文
伯謝不敏焉晉侯見公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
二十六年公孫黑(子晳)將作亂疾作不果駟氏與諸大
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
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
不女堪不速死大刑將至辭曰死在朝夕(病俔)無助天

爲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爲凶
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子晳子爲褚師市官子產
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
恤又何請焉壬寅縊尸諸衢加木焉書罪於木○二十八
年子產作丘賦如魯田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子國爲賊
所殺已爲蠆尾重賦毒害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渾罕以
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詩曰禮義不愆
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
作法於凉薄也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如之何○三
十年鑄刑書晉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準法於

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〇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三月駟帶卒明年公孫段（豐氏子石駟氏）

之(黨)辛國人愈懼子產立良止(子子)有以撫之乃止子太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子產適晉趙景子(成)問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其用物(權勢)精多則魂魄強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爲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冑子良之孫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而強死能爲鬼不亦宜乎○三十六年公卒子定公寧立

○定公元年晉侯(昭公)會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太叔相公以會及盟子產爭承(承貢之次)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

列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太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瀆易)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爭也)亦陵(為人所陵)何國之為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曰吾已(止也)無為為善矣唯夫子知我

○四年晉韓起(宣子)聘于鄭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公子產不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太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貳若屬有讒人交鬬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凶怒悔

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子産
曰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
一共一否爲罪滋大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
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將焉用之韓子
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
子産子産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
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世有
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强賈毋或匄奪爾
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强奪
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

失諸侯必不爲也宣子辭玉○六年鄭災鄭之未災也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禳火鄭必不火子產不與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耳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七年大水龍鬪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爲禜祭名焉子產弗許曰我鬪龍不我覿也龍鬪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八年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

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寛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寛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寛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寛寛以濟猛猛以濟寛政是以和（此段家語）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云及聞子產死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兄事子產○十六年公卒子獻公蠆立

○獻公十三年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書法竹簡）君子

謂子然歎於是不忠苟有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公卒子聲公勝立

○聲公十七年陳轅頗來奔初轅頗爲陳司徒賦封田封內之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爲已大器國人逐之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粱糗腵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三十七年公卒當是時晉六卿彊侵奪鄭鄭遂弱子哀公易立

公八年鄭人弑公而立聲公弟丑是爲共公

○共公三十年卒子幽公已立
○幽公元年晉韓武子伐鄭殺幽公鄭人立幽公弟駘是爲繻公
○繻公二十年韓趙魏列爲諸侯○二十七年鄭人弑公而立幽公弟乙是爲鄭君鄭君二十一年韓哀侯滅鄭并其國

周書國編卷之五

老圃合編